

《伊利亚特》叙事中的“重复” ——由一个阻碍叙事欣赏的问题而引发的思考

李志雄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辩证理解“重复”在《伊利亚特》叙事中的作用,可有效消除该作的繁复叙事阻碍叙事欣赏这一困惑。“重复”叙事是构成其繁复叙事的重要原因,“重复”是被其繁复叙事遮蔽了的一种叙事机制,是有利于增进其叙事效果而采用的一种看似单一却实质上威力强大的叙事手法。

关键词:《伊利亚特》;繁复叙事;重复;叙事机制;叙事效果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4-0486-05

进入《伊利亚特》的叙事语境,很可能碰到这样一个难题:即它繁复的叙事使人一时理不清头绪,过于细腻的描叙使人感到罗嗦,特别是对异质于其文化背景的中国读者而言,因《伊利亚特》中简约性和含蓄性叙事相对缺乏,使中国读者对其文学审美取向感到困惑。笔者以为:辩证理解“重复”在其叙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解除这一困惑的有效途径。从多角度来看,“重复”在《伊利亚特》的叙事中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即叙事语句的重复、叙事韵律的重复、叙事对象的重复、叙事内容、叙事结构的重复和叙事意象的重复等。这些“重复”昭示着一个事实:即“重复”是被其繁复叙事遮蔽了的一种叙事机制。从叙事机制的动态关系再推进,可发现“重复”又是增殖其叙事效果而采用的一种看似简单却实质威力强大的叙事手段。鉴于此,“重复”在《伊利亚特》的叙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有其妙的作用。然而,这一系列的判断首先要立足于其繁复叙事的事实。

一、《伊利亚特》的繁复叙事 与“重复”

本文分析繁复叙事是从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

比较关系这一维度切入的,笔者将热奈特的“停顿(pause)、场景(scene)”^{[1](95)}和查特曼的“延缓(stretch)”^{[2](68~74)}汇合起来,这三者的共同性是叙事容量大、叙事次序多和叙事节奏慢(相对于故事时间而言)。因为《伊利亚特》“描述了四天的战斗和二十一的埋葬仪式,再加上二十六天没有发生什么的空虚时间,共占五十一天。”^{[3](218)},而这一故事时间是用15963行叙述出来的,凭有此种对比,繁复叙事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读者没有读过《伊利亚特》,也可以想象它叙述的每一件事是多么的繁复,这却有悖于我们的认知从简单开始的习惯,构成了其叙事欣赏的障碍。这种繁复叙事的做法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就《伊利亚特》的叙事技巧,亚里士多德曾高度评价荷马:“他只选取了战争的一部分,而用其它许多作为穿插。”^{[4](117)}诚然,高明的作家总是善于剪裁故事的高手,设想如把10年的特洛伊战争用同样的15963行叙述出来,每一叙事的容量便要缩减,叙事的复杂程度会要下降,但毫无疑问的是某些叙事内容会变得平庸,整体叙事效果也就随之下降。

面对《伊利亚特》繁复叙事的客观事实,我们如何去分解这个“叙事大厦”?我们要追问它是什么建构起来的。笔者还是借用热奈特关于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比较关系的公式,在涉及“叙事频率(fre-

收稿日期:2005-04-19

作者简介:李志雄(1966—),男,湖南湘潭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叙事学。

quency)”时他模式化了4种频率,既“叙述一次发生一次的事(narrating once what happened once)、叙述多次发生多次的事(narrating n times what happened n times)、叙述多次发生一次的事(narrating n times what happened once)、叙述一次发生多次的事(narrating once what happened n times)^{[1](113~116)},从中可以看出,第二、三种模式增加了叙事量,第三种肯定是“重复”(repetition),即使第二种也可视为“重复”。因为联系《伊利亚特》的叙事实践,它叙述的只是特洛伊战争,从属性的小战斗故事在结构上与大故事有着类似性,因而我们作一个推断,《伊利亚特》的繁复叙事源自于“重复”。当然,我们知道客观世界决没有两样同一的东西,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是否用“重复”来解释叙事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呢?这涉及到如何定义和理解“重复”这一问题,正如热奈特所说“重复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架构,它从每一发生所属的一切因素中分离出来,这些因素都特属于发生的自身,它仅保留该发生与其它同类发生的共性。”^{[1](113)}根据这一理解,“重复”是一种人类心理构思的类似性,它只存在于人类纯粹的精神活动中,它一旦关涉现实就会变得不同。因而叙事中的“重复”决不是雷同,它在叙事中已经吸附了差异性的现实内容,蕴涵了意义的叠加和增殖,正如亚氏所说“《伊利亚特》结构单一却表现了丰富的困难”^{[4](119)},等于说,在叙事中我们要把“重复”理解为相同和不同的辩证统一,如果割裂了两者的联系,就无从理解叙事中的“重复”。

然则,《伊利亚特》的文本事实是否确有“重复”的存在?最可直接感知的是其叙事语句的重复,譬如宣告或开始叙述的标志——“说出的话语长了翅膀”;英雄被打倒的标志——“酥软了他的肢腿”;死亡前的感受——“黑暗或乌黑的夜雾把他的双眼蒙上”^[5]。其次是叙事对象的重复,第一大英雄阿基琉斯(Achilles)作为重点重复的对象分别出现在第1、8、9、16、18、19、20、21、22、23章中,第二大英雄赫克托耳(Hector)^[6]作为重点重复的对象分别出现在第6、7、14、15、22、24章中。至于上文提到的叙事韵律、叙事内容和叙事意象的重复,就不一一赘述了。

基于以上理论和事实,可以说《伊利亚特》是被“重复”建构起来的,但我们还要追问它是如何被建构的。也就是说只有“重复”和叙事之间存在着可能的动态关系,由叙述者(narrator)履行才能生成成为叙事,促成这一运动的必然条件就是叙事机制。

二、《伊利亚特》的叙事机制与“重复”

叙事机制是指叙事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相互的关系。一方面,叙事机制表现为叙事要素的组成和排列,具有内在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叙事机制又表现为具备有一定的功效和作用,符合目的性。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叙事的结构作为实在,它是叙事功能产生的基础;叙事的功能作为一种能力,它可以反作用于叙事的结构。谈论叙事机制的意义不但要关注其为可能,更应着眼于它的运动,这类似于亚氏所言由“潜能”变为“现实”。

如何由“潜能”变为“现实”?叙事机制不可能自行实现,只有靠叙述者来实现。具体到《伊利亚特》来说,从口传叙事这一层面来看,活态的叙述者——游吟诗人(bard)用得最频繁的就是“重复”,以至于变成了一种程式,即“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7](40)},例如:捷足的阿基琉斯、白臂膀的赫拉、黑暗或乌黑的夜雾把他的双眼蒙上等,它们总是重复地出现。已故美国哈佛大学古希腊文学家帕里(Parry)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荷马史诗的演唱风格是高度程式化的,”^{[8](14)}而后起的洛德(Lord)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重复的词语,并非像有的人猜想的那样,仅仅对听众有用,如果说它有某种作用的话,它对歌手快速创作故事更有用。这一近乎革命性的观念,将会使我们把视点转移到作为一名创作者的歌手身上,转移到他作为一个歌手所要面对的问题上。”^{[7](41)}程式本身就是重复性的叙事结构,歌手的问题就是要将“潜在”的结构变为“现实”的叙事,进而传导给受叙者(听众)。无论是歌手还是听众,通过屡次的重复,逐渐将叙事的对象、叙事的内容等一系列的叙事要素定势化。当定势化达到相当的牢固程度后,它又会变成惯性,一种不断推动歌手进行新的叙事的动因。

从文本叙事的层面来看,与口传叙事不同的是它不再具有现场性和即兴性,诗人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对叙事进行调整和剪裁,按理说他会将那些重复的叙事去掉以免显得罗嗦、单调和乏味,但文本的事实却常常与这一逻辑判断相反。如几次重述阿基琉斯必死的命运、几次重述普里摩赎尸时必定受到阿基琉斯的善待等,这凸现和固化了古希腊人的命运

观——神决定人的命运。正如别林斯基总结的:“古希腊人所谓的命运观,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人称之为合理必然性、现实法则、原因与结果之间关系的东西,”^{[9](18)}但仅有别林斯基的这个结论还不够,只有结合叙事的“现实”化过程来考察,我们才会真正理解。也就是说,诗人把这些“重复”作为叙事的标志,一路引向目的地,一步步地向我们确证命运的必然性。

至此,由分析和结合实例来看,“重复”就是《伊利亚特》的叙事机制,只不过重复叙事的量相对于整体的叙事量而言是少的,虽然重复的次数可能很多,但我们的注意力为繁复叙事的细节、过程和关系等因素所劳累,免不了游移我们的视线,对“重复”的关注也就不自觉地松懈了。这样一来,“重复”作为叙事机制的实在性也就自然地遮蔽了,其叙事效果不容易被发现,但我们知道它对叙事效果有着许多微妙的作用。

三、《伊利亚特》的叙事效果与“重复”

叙事效果是叙事目的性的显现,以“重复”来达到叙事的效果往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认知总是喜欢求“新”,重复被看做雷同,看做对“旧”的保守,然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在不断重复的经验中得到确证的。同理,在不断的叙事重复中,叙事效果得到突现——巩固——延伸,因而重复和叙事的效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具体就《伊利亚特》而言,首先是叙事韵律的重复能激发一种流态性或膨胀性的叙事效果,它能唤起歌手、诗人的叙事激情,诱发听众、读者在叙事欣赏上的共鸣。如下面叙事中有关普里摩赎尸时与阿基琉斯的见面、身体接触、交谈和阿基琉斯的感动:

... ..

Jove-lov'd Achilles at their feast; two only kept the state

Of his attendance, Alcimus and lord Automedon.

At Priam's entry, a great time Achilles gaz'd upon

His wonder'd - at approach, nor ate; the rest did nothing see,

While close he came up, with his hands fast

holding the bent knee

Of Hector's conqueror, and kiss'd that large man-slaught'ring hand,

That much blood from his sons had drawn. And as in some strange land,

... ..

His son's redemption: 'See in me, O god-like Thetis's son,

Thy aged father, and perhaps even now being outrun

With some of my woes: neighbour foes (thou absent) taking time

To do him mischief, no mean left to terrify the crime

... ..

(Mention'd by Priam) in much help, to his compassion,

And mov'd Aeacides so much he could not look upon

The weeping father. With his hand he gently put away

His grave face; calm remission now did mutually display

... ..^{[10](402-403)}

... ..

宙斯钟爱的阿基琉斯由两人陪伴正在用餐,他们是阿尔基摩斯和壮士奥托墨冬。普里摩的进入使阿基琉斯长久凝视,惊诧这一接近,他不吃了。而其他入却没看到这情况,

闭门上前,普里摩迅速抱住阿基琉斯的曲膝(是他战胜了赫克托耳),却亲吻那屠人的大手,这手曾杀死他众多的儿男。如同就在异乡一般,

... ..

为赎回儿子尸体的普里摩说:‘看看我,啊,神样的西蒂斯的儿子,

你年老的父亲,也许没有我这样的悲伤。

尽管你不在家时邻人的骚扰时时会

使他受害,但他对这些罪行并不恐惧。

... ..

(由于普里摩的提醒),这一比较起了作用,

这个感动的阿伊开兹人再不敢抬头看

哭泣的父亲。轻轻地将他的手从严肃的脸上挪

开,

此时平静的缓解之情在相互显现。

... ..

这个韵版的诗句有两个特点,从横向来看,它的每一行都是十四个音节(syllable),从纵向来看,它的上下两句末尾压韵,它在两个纬度上的运动呈现出“重复”的特征,即“拍”的重复和“点”的重复,形成了音韵感和节奏感,凸现为音乐美的叙事效果。西方诗的音乐性,包括“音韵”(rhyme)和“节奏”(rhythm)^{[11](528)}两大部分,亚氏就说过:“诗人和历史学家的言语区别不在于韵文和散文的区别,”^{[12](32)}众所周知,亚氏的诗学理论是对他以前和他当时的文学实践的科学总结,从他的论说中我们知道诗韵的存在已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诗(epic)本身的意思就包含了“诗”的意思,而诗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音韵。只是翻译时很难找到两种语言中同等的“音韵”或译诗的风格体现有“音韵”,故而在我们读译本时往往容易忽略《伊利亚特》“音韵”的事实,也就难以感受它音乐性的叙事效果。但这没有关系,我们所要明确的是:“音韵”实质上是一种重复的形式,如果我们把握了“重复”,也就在道理上理解了“音韵”。

另一方面,《伊利亚特》的诗句节奏是采用六音步格(hexameter),每个音步由一个长音节和两个短音节构成,在占时上两个短音节大致相当于一个长音节,故每行大致相当于十二个长音节。查普曼(Chapman)翻译时把每行定成十四音节是有道理的,因为还要考虑到每行中免不了还有短音节的存在。同理,在翻译时我们很难找到两种语言对等的音节数,因为我们要更多地考虑译诗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所以忽略音节数也是在所难免。这也没关系,我们要明确的是:节奏实质上是等量数的重复,抓住了重复,也就把握了节奏。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在《伊利亚特》的叙事中,音韵和节奏的重复,实质上张扬着音乐美的叙事效果。可资想象的是无论歌手或听众、诗人或读者,领会了这种韵律,所感受的叙事效果是妙不可言的。难怪济慈对查普曼的这种译法大加赞赏。陈中梅先生也强调:他的2000年新译版《伊利亚特》中“试用了韵文体的形式,……以增强作品的节奏感,浓添它的诗味。”^{[5](734)}可见,寻求对《伊利亚特》译诗韵律的回归,是对其原有诗性风味的真正复现,是对其叙事效果的完美展现,这都离不开“重复”。

其次,《伊利亚特》中许多叙事意象(narrative

image)的重复模拟出了一种使得听众和读者产生切身性和在场性感受的叙事效果。所谓叙事意象是将叙事和文学“意象”嫁生的一个概念,指在叙事中“能在读者脑海中唤起一种独特感受的任何鲜明如画的用户。”^{[11](521)}《伊利亚特》中用得最多的叙事意象是以动物为喻体来描述英雄的明喻,如“像一头扑跳的狮子、像一群生吞活剥的饿狼、像搏击长空的雄鹰、像逃遁的小鹿、像散乱的羊羔、犹如山上的一条盘蛇、像激狂的黄蜂”等等。这些叙事意象重复地出现,达到了类化英雄形象、渲染了战斗场面的叙事效果。当叙述英雄强弱力量的对比时,往往采用狮/羊、狼/兔、鹰/鸽等对比加比喻来表现,这可算做叙事意象类似性结构的重复,包含了古希腊人对个性和共性的朴素认识,使叙事效果不单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还有着向理性升华的趋势。再者,每个英雄的叙事意象不但有着固化和定势的一面,更有着变化转向的一面。没有一个英雄只有一种叙事意象,而是在不同的场合和情景中有着不同的叙事意象,此种模式也是经常重复的,如在赫克托耳与阿基琉斯的决斗中,首先用盘蛇来比喻他蓄势待发,然后用野鸽来比喻他畏惧害怕,再后用小鹿来比喻他惊慌逃遁,最后用雄鹰来比喻他拼命反击;宙斯之子萨耳菲冬牺牲时,既像白杨或橡树被倾倒,又像巨松被砍倒,还像公牛被扑倒,这些针对同一对象用不同叙事意象来表现的情况也是常常重复出现的,这也许是一种更高级形态的重复,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事物关系的辩证理解,叙事效果向更广的层面伸展,叙事的具体性和一般性、丰富性和单一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 [2]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 罗念生. 论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A]. 论古典文学 - 罗念生全集(第八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4] Aristotle. Poetic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 荷马. 伊利亚特[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6] Homer. The Iliad[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5.
- [7]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 故事的歌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8] 约翰·迈尔斯·弗里. 口头诗学: 帕里-洛德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9]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10] Homer. The Iliad[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3.
- [11] Yao Nai-qiang. Glossary of critical terms[A]. Western Classical in Literary Criticism[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3.
- [12] Aristotle. Aristotle Poetics[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

On the narrative repetition in *the Iliad* —A reflection aroused by the difficulty in appreciation of narration

LI Zhixi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Challenged by the factor that complicated narration causes the difficulty to the appreciation of narration in *the Iliad* , the author proves that repetition is both its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nd its narrative mechanism in *the Iliad* while concerning its complicated narration . Summing up the six kinds of repetitions in *the Iliad* , the author eventually explores the narrative effect through repeti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in a simple form with a magical power .

Key words :*the Iliad* ; complicated narration ; repetition ; narrative mechanism ; narrative effect

[编辑:苏慧]